

《左傳》人物名號獻疑四則

黃聖松*

摘要

本文討論《左傳》載人物名號四則，一、魏壽餘為魏悼子：據《史記·魏世家》，魏犇之子為魏悼子，魏絳乃魏悼子之子而非魏犇之子。《左傳》載魏絳、魏顓、魏錡活動時間距魏犇已間隔三十餘年，《春秋正義》認為當從《魏世家》之文，其間當有魏悼子任魏氏宗主。魏壽餘能主魏邑，知其為魏氏宗主，依世系與時間推測，魏壽餘即魏悼子。二、賓媚人為國佐寵異之稱：國佐於齊頃公時已任卿多年，因受齊君信任而擔綱鞏固之戰後致賂晉人重責。《左傳》載國佐又稱賓媚人，「賓」既有「敬」義，「賓」、「媚」又有「悅」義，則賓媚人意為禮敬且愛悅之人。推測齊頃公對國佐寵幸有加，故別稱國佐為賓媚人以彰顯地位。三、《左傳》載每任沈尹僅一人，且活動時間約十年以上，推知《左傳》昭公五年載二位沈尹當是同一人，《會箋》已提出此見。「射」、「赤」上古音同為鐸部而聲母皆屬舌上音，二字可假借。沈尹射之名見昭公四年與五年《左傳》，或當以此名為確。四、趙鞅又名志父乃以字代名：趙鞅自《左傳》哀公二年始自稱志父，縱然趙鞅之名有變，唯《春秋經》皆書趙鞅而未記為趙志父。趙鞅易名實是以字代名，故晉赴告魯國仍書趙鞅，魯史乃如實錄之。趙鞅字志父屬「近義聯想」，「志」有心意、志向之意，馬匹藉「鞅」而知御者之「志」，乃能如御者之「志」而控制方向，知志父乃趙鞅之字。

關鍵詞：《左傳》、魏壽餘、賓媚人、沈尹射、志父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Challenge on Names of Four Characters in *Zuo Zhuan*

Huang Sheng-S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names of four characters in *Zuo Zhuan*,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below. 1. Wèi Shòu-yú is Wèi Dào-zi: According to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èi Chōu is Wèi Dào-zi's father, and Wèi Jiàng is the son of Wèi Dào-zi instead of Wèi Chōu. The records of Wèi Jiàng, Wèi Kē and Wèi Qí in *Zuo Zhuan* were more than 30 years after Wèi Chōu. Base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oble Wèi Family* in *Shi Ji*, *Chūn Qiū Zhèng Yì* confirmed it was correct that Wèi Chōu once took up the post of the Wèi Family's overlord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of Wèi Shòu-yú were once an overlord of Wèi Family, he also ruled Wèi County. Refer to lineage and timeline, Wèi Shòu-yú is Wèi Dào-zi. 2. Bīn Mèi-rén was the honorific title of Guó Zuǒ: Guó Zuǒ had held the post of "Qīng" (a high rank official) for years for Qí Qīng Gōng (the Monarch of Qí State). Qí Qīng Gōng trusted him and sent him on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mission to bribed officials of Jin State with land during the "War of An". Guó Zuǒ was also called Bīn Mèi-rén in *Zuo Zhuan*. The word "bīn" has the meaning of respect; moreover, "bīn" and "mèi" also has the meaning of pleasure. Therefore, Bīn Mèi-rén means the one who is respected and pleased by the Monarch. One speculation is Guó Zuǒ was Qí Qīng Gōng's favorite, so he addressed Guó Zuǒ as Bīn Mèi-rén to show his privileged position. 3.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for each "Shěn yǐn" (a high rank official) in *Zuo Zhuan*, and the duty period of each one was more than ten years. According to "Hui Jiān", there were two "Shěn yǐn" in "Zhuan" in 537 B.C. and actually they were the same person. In phonetics of Chinese, the words "shè" and "chì" were vowels in ancient times. Moreover, their initial consonant of a Chinese syllable were tongue on the sound. So their usage could b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Because of the name Shěn Yǐn-shè was written in "Zhuan" in 538 B.C. and 537 B.C. That was a reliable and correct name to read. 4. Zhào Yāng is also known as Zhào Zhì-fù. He took the style name Zhì-fù as his original first name: since 493 B.C, he has called himself as Zhào Zhì-fù. Even though Zhào Yāng had changed his first name, all records in the Classics were still written Zhào Yāng instead of Zhào Zhì-fù. Therefore, when he died, Jin State told Lǚ State to write down his event then they wrote Zhào Yāng passed away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Lǚ State. The word "zhì" has two meanings, one is intention and the other is ambition. Just like a man rides a horse, he gets control of it by "yāng" (martingale). So through word association, Zhào Yāng took his style name Zhì-fù as his first name is reasonable.

Keywords: *Zuo Zhuan*, Wèi Shòu-yú, Bīn Mèi-rén, Shěn Yǐn-shè, Zhì-fù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壹、前言

清人王崇簡（1602-1678）《冬夜箋記》：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¹

清人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引宋人鄭耕老（1108-1172）語：「《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²字數雖與宋人歐陽脩（1007-1072）之說略有出入，然《左傳》無疑是十三經字數最眾者。《左傳》不僅文字最豐，所載人物數量亦眾，依近人方炫琛（1952-2000）《左傳人物名號研究》（以下簡稱《名號》）統計，去其繁重而得 2427 人。³《左傳》載人物名號構成方式亦甚複雜，《名號》分析男子名號條例達 180 種，女子名號條例亦有 42 種。⁴歷來學者對《左傳》所載晉之魏壽餘、齊之賓媚人、楚之沈尹射與沈尹赤、晉之趙鞅易名為志父等人物名號未多申論，筆者將讀書心得形諸文字，就教於方家學者。

貳、魏壽餘為魏悼子

《左傳》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⁵

晉人杜預（222-285）《春秋經傳集解》（以下簡稱《集解》）：「魏壽餘，畢萬之後。孥，壽餘子。」

¹清·王崇簡：《冬夜箋記》，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北京：中國書店，2000 年），冊 42，頁 37。

²清·朱彝尊著，汪嘉玲、張惠淑、張廣慶、黃智信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冊 5，頁 522。

³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3 年），頁 4。

⁴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 80-91。

⁵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 332-333。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本書時，逕於引文之後夾注頁碼，不再以注腳呈現。

(頁 332) 又唐人孔穎達 (574-648)《春秋正義》(以下簡稱《正義》):「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⁶魏犇者,萬之孫,為魏之世適。壽餘為魏邑之主,當是犇之近親,故云『畢萬之後。』」(頁 332) 晉國魏氏始於畢萬,其受封之魏始見桓公三年《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集解》:「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頁 104) 近人楊伯峻 (1909-1992)《春秋左傳注》(以下簡稱《左傳注》):「魏亦古國名,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者是也。據《方輿紀要》,山西省芮城縣東北七里有河北城,一名魏城,故魏國城也。⁷芮城縣西三十里鄭村有芮伯城,當為芮伯萬被逐所居之地。⁸」⁹至於魏壽餘身分,上引《正義》已謂魏壽餘既為魏邑之主,應是魏犇近親。日本人竹添光鴻 (1842-1917)《左傳會箋》(以下簡稱《會箋》)亦認為「魏犇者,萬之孫,為魏之世適,壽餘當是犇之近親。」¹⁰《名號》僅引《集解》與《正義》之文,未辨析其身分。¹¹近世考古發掘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亦載上揭《左傳》文公十三年事,二者內容相近,唯將魏壽餘作「魏州餘」,¹²其身分仍未可知。

上引諸家皆謂魏壽餘乃魏犇近親,魏犇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頁 250-251)《集解》:「武子,魏犇。」(頁 251) 最終見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熱負負羈氏。魏犇傷於胸。……魏犇束胸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頁 270) 依清人顧棟高 (1679-1759)《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魏犇有子魏絳、魏顓、魏錡。魏絳首見《左傳》成公十八年:「乙酉,魏絳為司馬」,《集解》:「魏犇子也」(頁 487);最後載諸《左傳》襄公十八年:「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頁 578) 魏顓僅見《左傳》宣公十五年:「及雒,魏顓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集解》:「武子,魏犇,顓之父。」(頁 409) 魏錡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集解》:「錡,魏犇子,欲為公族大夫。」(頁 395) 最遲見於《左傳》成公十六年:「呂錡夢射月,中

⁶原句見《左傳》閔公元年:「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頁 188)

⁷原句見《讀史方輿紀要》卷 41:「河北城,在(芮城)縣東北七里。一名魏城,故魏國城也,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見清·顧祖禹著,賀君次、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代商丘宋氏緯蕭草堂寫本為底本排印),頁 1913。

⁸原句見《讀史方輿紀要》卷 41:「古芮城,(芮城)縣西三十里。……春秋桓三年『芮伯萬為母所逐,出居于魏』,謂即此城云。今名鄭邨。」見清·顧祖禹著,賀君次、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頁 1913。

⁹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00。

¹⁰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頁 638。

¹¹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 651。

¹²鄭良樹:《春秋事語》校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0 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9 年),頁 1-17。

之，退入於泥。」《集解》：「呂錡，魏錡。」（頁 476）據上所陳可知魏犇三子以魏絳活動時間最晚，魏顓與魏錡較早。然以魏錡最早見諸《左傳》之魯宣公十二年（597 B.C.），距魏犇最後記載之魯僖公二十八年（632 B.C.）已隔三十餘年，歷時頗為久遠。故《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頁 502）《正義》：

《世族譜》：魏顓、魏絳俱是魏犇之子，顓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顓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顓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犇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頁 502）

《正義》先釋何以魏顓活動時間早於魏絳，蓋因魏顓年齡雖長卻為庶子，故魏氏大宗由年幼嫡子魏絳繼承。《正義》引《史記·魏世家》，原句作「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¹³據此則魏犇之子為魏悼子，魏絳乃魏犇之孫、悼子之子，故《正義》謂「計其年世，孫應是也。」筆者同意《正義》之見，以魏犇至魏顓已歷三十餘年，二代間應缺一世，缺漏者當即〈魏世家〉所載魏悼子。

魏壽餘於《左傳》雖僅一見，然仍有線索可推證其應即魏悼子。首先《左傳》載魏壽餘「偽以魏叛」，魏邑既是魏氏宗邑，則魏壽餘當是魏之宗主。此由《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得證：

齊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頁 649）

《集解》：「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頁 649）齊卿崔杼有子崔成與崔強，後娶東郭姜而生崔明。崔杼長子崔成有疾而遭廢，乃立崔明為宗主。崔成欲居崔氏宗邑終老，崔杼本已允諾，後遭崔明之舅東郭偃與崔明同母異父之兄棠無咎反對。東郭偃與棠無咎謂崔是宗邑，當由宗子崔明主之，崔成不得居此。此外，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集解》：「鞶，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又釋「宗邑」為「宗廟所在。」（頁 1033）宋大夫桓魋恃寵而驕，宋景公本欲使其母藉享宴討伐桓魋，渠料桓魋先「以鞶易薄」為由，將宴請宋景公而作亂。桓魋欲以鞶易宋景公之薄，然宋景公以薄乃宗廟所在而拒桓魋之請。以上揭二例論之，宗邑應由宗子居之，他人不得染指。

¹³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694。

如此則魏邑之主當是魏氏宗子，非魏氏旁支可有。遑論魏壽餘將以魏叛晉歸秦，若魏壽餘非宗邑之主，秦人豈能信之？

讀者或以上揭《左傳》宣公十五年反駁，認為若魏壽餘乃魏犇之子、魏顗之父，何以魏犇病重時交待其孫魏顗處置嬖妾之事，而非囑其子魏壽餘？筆者認為〈魏世家〉載魏壽餘之謚為「悼」，乃因其壽不永。《逸周書·謚法解》：「年中早夭曰悼。」清人潘振（？-？）《周書解義》：「人生六十花甲之週，年中，方三十歲也。不盡天年謂之夭。悼，傷也。」又清人陳逢衡（1778-1855）《逸周書補注》：「周王猛謚悼王。年不稱志，如晉悼公是也。據《獨斷》『中年』作『中身』，¹⁴蓋年未五十之謂。《漢書·平帝傳》：『悼者，未成為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¹⁵」¹⁶大體言之，「悼」指未及中年即去世。陳氏所舉周悼王因史傳不載其卒年故難以申言，¹⁷至於晉悼公年歲則可證諸《春秋經》與《左傳》。《左傳》成公十八年：「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頁485-486）又《春秋經》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頁565）；同年《左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頁566）晉悼公十四歲即位，在位十六年，卒時亦僅三十歲，符合〈謚法解〉「年中早夭曰悼」之說。以晉悼公之例推衍，知魏悼子當年歲不永，應於魏犇謝世前已卒，故魏犇乃囑其孫魏顗處置嬖妾。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魏壽餘雖僅見《左傳》文公十三年，然依傳文可推證其當為魏氏宗子，方能「偽以魏叛」以欺秦人，成功誘使士會返晉。據《史記·魏世家》，魏犇之子為魏悼子，魏絳乃魏悼子之子而非魏犇之子。《左傳》載魏絳、魏顗、魏錡活動時間上距魏犇已間隔三十餘年，故《正義》認為當從〈魏世家〉之文，其間當有魏悼子任魏氏宗主。魏悼子謚「悼」，顯然其年歲不永而早卒，故《左傳》載其事甚寡。魏壽餘活動時間既在魏犇與魏絳、魏顗、魏錡間，又具宗子身分以主魏邑，推知其應即魏悼子。

¹⁴原句見蔡邕《獨斷》：「中身早折曰悼。」見漢·蔡邕：《獨斷》，收入明·陳榮：《漢魏叢書》（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頁414。

¹⁵原句見《漢書·平帝傳》：「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唐人顏師古（581-645）《注》云：「悼者，未成為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宏業書局，1996年，據清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為底本點校排印），頁356。

¹⁶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著，李學勤審訂：《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四明章槧校刊本為底本彙校排印），頁726。

¹⁷《春秋經》昭公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集解》：「未即位，故不言崩。」（頁871）同年《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集解》：「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頁875）

參、賓媚人為國佐寵異之稱

《左傳》成公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集解》：「媚人，國佐也。」《正義》：「《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¹⁸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¹⁹」（頁425）清人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於「左」字言：「《左傳》齊國佐，字賓媚人」；²⁰《名號》謂此說「未知是否。」²¹考諸《春秋經》與《左傳》，實未見三字之字，朱氏之說未可從。《會箋》謂「《公》、《穀》並以與卻子問荅者為國佐，杜氏蓋據二《傳》解之也。賓媚人名號與師尚父儘似，〈秦風〉有『媚子』，蓋猶曰所賓待之寵臣也。」²²查諸《公羊傳》、《穀梁傳》，皆載與晉卿卻克問荅者乃國佐，²³故賓媚人為國佐當無疑義。至於《名號》謂「或賓媚為齊地名，國佐為其大夫，因稱賓媚人，與甘大夫襄稱甘人同例。」²⁴²⁵唯先秦典籍未見賓媚為地名之證，《名號》此說未能遽信。又如「百度百科」「國佐」詞條謂國佐稱賓媚人，係因「『賓』為別氏，『媚人』是媚邑大夫，媚邑在今山東禹城西北，因佐以媚大夫為正卿。」²⁶齊雖有媚邑，²⁷且《左傳》常見地名後綴「人」字乃該地大夫之例，如上引《名號》所謂「甘人」，然未見國佐曾任媚邑大夫之證，故此說亦未可信。筆者認為上揭《會箋》所提之見頗具啟發，試申論於下。

¹⁸原句見《春秋經》成公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頁420）

¹⁹原句見杜預《春秋釋例》：「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見晉·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卷9，頁4。

²⁰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據臨嘯閣刻本斷句影印），頁497。

²¹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453。

²²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817。

²³《公羊傳》成公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見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216。又《穀梁傳》成公二年：「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於是而與之盟。」見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129-130。

²⁴《左傳》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頁778-779）《集解》：「甘人，甘大夫襄也。」（頁778）《左傳》前稱甘人而後言甘大夫襄，知甘人乃甘邑大夫而私名為襄者。

²⁵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453。

²⁶「百度百科」「國佐」詞條，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4%BD%90>，檢索日期2020年10月12日。

²⁷《左傳》定公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集解》：「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衛意。」（頁969）又《左傳》哀公十五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頁1035）

上揭《左傳》成公二年載齊頃公使國佐與晉卿卻克接觸，乃因「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頁425）丘輿與馬陘地望，《集解》僅言「皆齊邑。」（頁425）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謂丘輿「在今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東、淄川區南」；馬陘「一名奔中谷」，「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牛山山麓，柳店村西、劉家終村北的淄水南岸。」²⁸二地在臨淄左近，知晉軍已深入齊國腹地。故《左傳》載齊頃公急遣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且謂「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後句之意《會箋》釋為「晉如不許和，則欲更戰。齊侯有背城借一著在，到底崛強。國佐所以折服晉師，賴此一命，胸中有把握耳。」²⁹《左傳注》亦解作「此齊侯派遣賓媚人時之指示，……『客』指晉。意謂晉國若不允許，則任其所為，我們決定作最後一戰。」³⁰二書之見可由《左傳》成公二年載國佐回覆卻克之語得證，其言：「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頁426）所謂「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乃指用以賂晉之「紀甗、玉磬與地。」國佐謂晉若不接受寶器與土地求和，則齊將「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左傳注》釋「燼」為「物體燃燒後之殘餘，此喻殘兵敗將」；「背城借一」指「於自己城下決最後一戰。」³¹由是展現齊國抱定若求和不成，將決一死戰之志。正因齊國存亡在此一會，故齊頃公遣國佐致賂；一則或因其具備外交手腕，更重要者應是齊頃公對其充分信任。

《毛詩·秦風·駟驥》：「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漢人毛亨（？-？）《傳》（以下簡稱毛《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漢人鄭玄（127-200）《箋》：「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³²孔氏《毛詩正義》：

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³³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

²⁸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頁73。

²⁹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817。

³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797。

³¹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799。

³²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234-235。

³³原句見《毛詩·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媚，愛也。」見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628-629。

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³⁴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³⁵

知「媚」可訓為「愛」，「媚子」即國君有能和合他人、以愛於上下之卿大夫。《左傳》之「媚」除愛悅、喜愛之意，另有諂媚與取得他人歡心之意。³⁶《左傳》之「賓」除作「賓客」解，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尚釋為「以貴賓禮相待」、「敬也」之意。³⁷「賓」之「敬」義可見《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賓，所敬也。」³⁸又《周禮·地官·鄉大夫》：「以禮禮賓之」，鄭玄《注》引漢人鄭眾（?-114）謂「賓，敬也。」³⁹又《管子·四稱》：「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注》：「賓，敬也。」⁴⁰又《廣雅·釋詁》：「賓……，敬也。」⁴¹此外，《爾雅·釋詁》：「悅、懌、愉、釋、賓、協，服也」；晉人郭璞（276-324）《注》：「皆謂喜而服從」；宋人邢昺（932-1010）《疏》：「賓者，懷德而服也。」⁴²此雖釋「賓」為「服」，然可引申為「敬」義。更重要者乃《說文》釋「媚」為「說也」，清人段玉裁（1735-1815）《注》：「說，今悅字也。」⁴³知「媚」亦有「悅」義，依上揭〈釋詁〉可知與「賓」同義。如是則賓媚人之「賓」、「媚」可視為同義複詞，賓媚人乃禮敬且愛悅之人。至於賓媚人受何人禮敬且愛悅？依上揭〈駟讎〉「公之媚子」之文推論，禮敬且愛悅國佐者應是齊頃公。何以國佐得齊頃公之禮敬與愛悅？《春秋經》宣公十年：「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同年《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正義》認為「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偏己，因君薨而逐之。」（頁381）高、國二氏本齊之世卿，⁴⁴且依上揭

³⁴原句見《毛詩·大雅·緜》：「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見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551。

³⁵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235。

³⁶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676。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409。

³⁷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822。

³⁸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據經韻樓藏版影印），頁283。

³⁹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180。

⁴⁰題周·管仲著，清·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宋刊楊忱本為底本點校排印），頁619。

⁴¹三國魏·張揖輯，清·王念孫疏證，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據清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影印），頁14。

⁴²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8。

⁴³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623。

⁴⁴《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集解》：「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頁223）

宣公十年《春秋經》與《左傳》，知國佐於齊惠公之世已任齊卿，為鞏固勢力乃與高氏聯合驅逐崔杼。國佐於齊頃公初即位，《春秋經》宣公十年即載齊君遣其至魯報聘。⁴⁵由是觀之，國佐於齊頃公時期不僅位高權重，齊頃公之子齊靈公在位初期仍見國佐載諸《春秋經》與《左傳》。⁴⁶直至《春秋經》成公十八年載「齊殺其大夫國佐」（頁485），國佐活動時間約三十年，歷惠公、頃公、靈公三朝。《左傳》成公二年載齊頃公使國佐致賂晉人，此時齊頃公已在位十年。國佐地位權勢本已崇高，且齊頃公委以致賂重任，推知國佐頗受齊頃公信賴，或因此稱其為賓媚人。若上述推論無誤，則賓媚人乃齊頃公對國佐之稱號，以此彰顯國佐於齊國之特殊地位。

以賓媚人稱國佐而凸顯其榮寵並非孤例，《左傳》隱公元年：「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集解》：「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頁35）《史記·鄭世家》亦載：「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號太叔。」⁴⁷《會箋》：「叔而曰大，別之曰京城，此乃眾人所尊稱而隆重尊嚴，威儀逼人之狀如見。」⁴⁸《左傳注》引近人顧頡剛（1893-1980）觀點，謂「古人用太字，本指其位列之在前，叔段之稱太叔以其為鄭莊公之第一個弟弟也。」⁴⁹《左傳注》認為稱共叔段為京城大叔無彰顯其地位之意，⁵⁰然《集解》、《會箋》之見仍可備一說。又《左傳》昭公二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集解》：「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正義》：「婦人稱姓，姜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所以寵異之。」（頁719）晉平公因鍾愛少姜，故別稱少姜為少齊以寵異之，又為一例。

更重要者為《左傳》莊公二十八年：「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集解》：「姓梁，名五，在閭閻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頁177）梁五與東關嬖五皆為晉獻公外嬖，後文《左傳》稱「二五」與「二五耦」者，乃因梁五與東關嬖五之名皆有五字，故合以稱之。然東關嬖五之名《漢書·古今人表》作「東關五」，⁵¹《國語·晉語一》

⁴⁵《春秋經》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集解》：「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頁381）

⁴⁶齊靈公即位於魯成公十年（581B.C.），卒於魯襄公十九年（554B.C.），在位時間達二十八年。

⁴⁷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660。

⁴⁸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21。

⁴⁹顧頡剛：〈太光望年壽〉，收入氏著：《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09-211。

⁵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

⁵¹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頁911。

三國吳人韋昭（204-273）《注》（以下簡稱韋《注》）亦作「東關五」。⁵²清人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謂東關嬖五之「嬖」為衍文，⁵³《左傳注》認為王氏之見「恐不可信」。⁵⁴類似文例又見《左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又飲外嬖嬖叔。」《集解》：「外都大夫之嬖者。」（頁780）《正義》：「此言『外嬖嬖叔』，即李調是也。《禮記》云：『調也，君之褻臣也。』既云『褻臣』而謂之外嬖，知是外都大夫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外嬖梁伍、東關嬖伍」。⁵⁵（頁780-781）《正義》所謂李調與《禮記》云云見《禮記·檀弓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⁵⁶

對照上揭《左傳》昭公九年與《檀弓下》內容，知《左傳》之外嬖嬖叔似即《檀弓下》之李調；唐人陸德明（550?-630）《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乃直言「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⁵⁷《左傳》因稱李調為「外嬖」，故《集解》、《正義》乃釋其為「外都大夫之嬖者。」⁵⁸《會箋》認為「昭九年有外嬖嬖叔之稱，則東關下嬖字非衍文。豈五及叔甚得嬖幸，是以世人以嬖五、嬖叔呼之，故皆有嬖字？」⁵⁹依《會箋》之見，東關嬖五與外嬖嬖叔或因受晉君寵幸而得嬖，故世人標舉之而稱其嬖五與嬖叔。《說文》謂「嬖」之意為「便嬖，愛也」；段《注》：「《玉篇》作『便僻也』，⁶⁰《廣韻》曰：『愛也、卑也、妾也。』⁶¹按：經傳中不外此

⁵²《國語·晉語一》：「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韋《注》：「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見三國吳·韋昭：《國語韋昭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1800]讀未見書齋重雕本），頁194。

⁵³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卷17，頁15。

⁵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240。

⁵⁵筆者按：《正義》原句即作「梁伍」、「東關嬖伍」，今如實徵引。

⁵⁶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177。

⁵⁷唐·陸德明著，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元兩朝遞修本為底本對刊清人徐乾學《通志堂經解》本影印），卷11，頁20。

⁵⁸筆者按：《會箋》主張《左傳》之嬖叔乃女叔之誤，見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1490。《左傳注》亦言：「《檀弓下》作李調，孔《疏》、洪亮吉等因謂嬖叔即李調，似牽強」；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311-1312。然本文重點不在辨正嬖叔為何人，故不再開展此議題。

⁵⁹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274。

⁶⁰原句見《玉篇》：「補悌切，《說文》云：『便僻也。』《春秋傳》曰：『賤而獲幸曰嬖。』」見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據明張士俊澤存堂本影印），卷3，頁33。

⁶¹原句見《廣韻》：「嬖，愛也、卑也、妾也。」見宋·陳彭年等編，林尹校訂：《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據明張士俊澤存堂本為底本校訂），頁372。

三義。」⁶²「嬖」既有「愛」義，與「媚」解為「愛」同。故上舉東關嬖五、嬖叔皆是晉君愛悅之臣，與國佐受齊頃公寵義而特稱賓媚人相應。上引數則皆因寵異之故而另有別號，藉此顯特其地位，齊人稱國佐為賓媚人可與之相類。

此外，《毛詩·小雅·信南山》：「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毛《傳》：「曾孫，成王也。」《毛詩正義》：「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⁶³知《毛詩》諸篇所稱「曾孫」，經師以為即周成王別稱。又《史記·秦本紀》：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⁶⁴

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且授以國政治秦，因稱百里奚為「五羖大夫」。二例雖非特意表彰周成王與百里奚而別稱其號，然可察知先秦別稱之習已有數則可證，國佐稱賓媚人實非特例。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鞏之戰後晉師深入齊之腹地，國佐於齊頃公時已為齊卿多年，因受齊君信任而肩負致賂晉人重責。《左傳》成公二年載國佐稱賓媚人，「賓」既有「敬」義，「賓」、「媚」又有「悅」義，則賓媚人之意為禮敬且愛悅之人。筆者推論齊頃公對國佐寵幸有加，故別稱國佐為賓媚人以彰顯地位。《左傳》載鄭之共叔段稱京城大叔、晉之東關五稱東關嬖五，又見晉平公嬖人稱外嬖嬖叔、晉平公鍾愛之齊女稱少齊，此皆因特寵而有別號，可為筆者論述之證。

肆、沈尹射與沈尹赤為一人

《左傳》昭公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蒧尹宜咎城鍾離，遠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頁733）《左傳注》：「沈，縣名，即故沈國地，

⁶²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628。

⁶³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460。

⁶⁴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88。

今安徽臨泉縣。……楚名縣長曰尹。射，其人之名。」⁶⁵知沈尹射乃楚國沈縣之長名射。⁶⁶又《左傳》昭公五年：「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啟強待命于零婁」（頁 749）此處除沈尹射，又見沈尹赤。此段傳文記二位沈尹之名，《會箋》認為「此赤與下文『使沈尹射待命于巢』疑是一人，蓋伯棼、伯賁、史狗、史苟之類。」⁶⁷易言之，《會箋》認為沈尹赤、沈尹射乃一人，《左傳》記為二名乃如伯棼又作伯賁、⁶⁸史狗又記史苟之類，⁶⁹係因音近而書成二字。「棼」上古音為並母文部而「賁」是幫母文部，⁷⁰二字韻部相同而聲母皆為唇音，故得假借。又「狗」、「苟」上古音皆為見母侯部，⁷¹故能通假。《名號》則分列沈尹射、沈尹赤，⁷²區別為二人。

檢諸《左傳》宣公十二年「沈尹將中軍」（頁 392）與《左傳》成公七年「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頁 443）之沈尹，因時代僅距七年，或當是同一人，可謂見諸《春秋經》與《左傳》之第一任沈尹。又《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頁 611），上距魯成公七年（584 B.C.）已歷三十五年，應與上揭二段傳文之沈尹非同人；且《左傳》載其私名曰壽，與二段傳文不載沈尹之名有異，當是第二任沈尹。《左傳》再見沈尹則是上文所揭昭公四年與昭公五年《左傳》之沈尹射、沈尹赤，距沈尹壽又隔約十一年。爾後《左傳》屢見沈尹戌，⁷³其活動時間自魯昭公十九年（523 B.C.）至魯昭公三十一年（511 B.C.），

⁶⁵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255。

⁶⁶劉光〈楚國「沈尹」考〉認為沈尹非沈縣大夫，其據包山楚簡、天星觀卜筮簡而推論沈尹為負責卜筮之職官，見劉光：〈楚國「沈尹」考〉，《殷都學刊》2016 年第 2 期，頁 34-38。然《左傳》載楚國職司卜筮之官已見《左傳》昭公十三年之「卜尹」（頁 807），沈尹是否為卜筮之官仍待考證與論述。今附列此見於此，敬請讀者參看。

⁶⁷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1439。

⁶⁸伯棼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伯棼請戰。」《集解》：「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頁 271）又《左傳》宣公四年：「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頁 370）伯賁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頁 636）《左傳注》：「伯賁，宣四年《傳》作伯棼，古字通。」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122。

⁶⁹史狗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集解》謂史狗為「史朝之子，文子。」（頁 673）史苟見《左傳》昭公七年：「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集解》：「苟，史朝子。」（頁 766）《左傳注》：「史苟，史朝之子，亦曰文子，亦作史狗。」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297。

⁷⁰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33、232。

⁷¹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頁 171。

⁷²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 324-325。

⁷³《左傳》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集解》：「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頁 846）又《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頁 879）又《左傳》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頁 886）又《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頁 907）又《左傳》昭公三十年：「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頁 928）又《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頁 930）

距沈尹射、沈尹赤約十四年。《左傳》哀公十七年：「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頁 1045）沈尹朱應是《左傳》所載末任沈尹，距沈尹戌約二十三年。由上梳理可知，《左傳》載沈尹活動時間雖長短有異，然更動頻率不高，至少十年以上方見交替，且每任沈尹當僅一人。依上揭《左傳》昭公五年可知，沈尹赤已與楚靈王駐軍萊山，爾後楚師退兵，楚靈王令「沈尹射待命于巢」，豈能同役而有二位沈尹？《左傳》同載沈尹射、沈尹赤，二者當如《會箋》所言應是同一人。沈尹射之「射」上古音為船母鐸部，沈尹赤之「赤」為昌母鐸部，⁷⁴二字韻部相同而聲母皆為舌上音，故可通假。至於沈尹射、沈尹赤之名何者為正字？沈尹射之名又見《左傳》昭公四年，或當以「射」為正字而「赤」為假借。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左傳》昭公四年見沈尹射之名，然翌年《左傳》昭公五年卻見沈尹射、沈尹赤。檢諸《左傳》知每任沈尹僅一人，且每任活動時間約十年以上，推知《左傳》昭公五年載二位沈尹之名當是同一人。《會箋》已提出此見，認為沈尹射、沈尹赤之名應是音近假借。考諸上古音，「射」、「赤」同屬鐸部，「射」之聲母為船母而「赤」為昌母，二者皆屬舌上音，二字可假借，知二者應是一人。沈尹射之名因見載昭公四年與五年《左傳》，或當以此為正字。

伍、趙鞅又名志父乃以字代名

春秋楚君於即位後有改名慣例，如楚平王原名棄疾，《左傳》昭公十三年：「棄疾即位，名曰熊居」（頁 807）；《史記·楚世家》亦云：「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⁷⁵爾後《春秋經》昭公二十六年載楚平王謝世曰：「九月庚申，楚子居卒」（頁 900），亦可證其易名。同年《左傳》：「大子壬弱」（902），知楚平王大子名壬，即位後史稱楚昭王。《春秋經》哀公六年載楚昭王謝世曰：「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頁 1006），知楚昭王即位後易名為軫。除楚君外，《左傳》尚見楚臣易名之例。《左傳》宣公四年載若敖氏之後「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頁 370-371）《集解》釋「改名曰生」云：「易其名也」（頁 371），爾後克黃乃易名為生。

除楚之君臣有易名之事，經師認為晉卿趙鞅易名為志父。《左傳》哀公二年：「秋八月，……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頁 994-995）《集解》：「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頁 995）《釋文》引漢人服虔（？-？）之說：「趙鞅入

⁷⁴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頁 21、54。

⁷⁵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637。

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⁷⁶《正義》認為「〈牧誓〉武王誓眾，尚自稱名，⁷⁷況以人臣誓眾？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頁 995）針對服虔之說，《正義》認為「或當然也」（頁 995），亦贊成其見。此外，《國語·晉語九》：「簡子曰：『志父寄也。』」韋《注》：「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⁷⁸亦同服氏主張。清人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卷 24「兩名」條言趙鞅既名鞅又自稱志父，主張其有二名。⁷⁹《會箋》認為上揭《左傳》哀公二年乃「志父始出，十七年鞅自稱曰『志父』，⁸⁰二十年郵無恤亦曰『先臣志父』，⁸¹是晉陽以前自稱鞅也，荀躒亦曰『獨逐鞅』，⁸²則改名之說不可易。」⁸³然《左傳注》認為《禮記·曲禮下》有「君子已孤不更名」之文，⁸⁴謂趙鞅「改名之說不足信也。崔杼、陳恆皆不更名，何況趙鞅？」⁸⁵《左傳注》雖不信易名之說，然未申言《會箋》上揭《左傳》載趙鞅自稱志父與晉大夫郵無恤稱趙鞅為「先臣志父」之證。須注意者為，《左傳》哀公二年趙鞅始稱志父，然爾後《春秋經》載趙鞅之事仍記為趙鞅而非趙志父。⁸⁶對此狀況《正義》釋云：「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為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家國不為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頁 995）《正義》所謂「彼楚子既為國君」云云，即本節第一段所引楚平王與楚昭王之事。由《春秋經》仍書趙鞅本名而未易為趙志父，《正義》之說固然有理，然晉若赴告他國而記其名為趙志父，鄰國豈有不如實載錄之理？況且《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頁 250）《會箋》釋此段云：「諸侯同盟而赴以名，則我亦書以名也」；若諸侯赴告不以名，「則我亦不書名，若我書之而誤，則是我不敏也。」⁸⁷此例雖是為諸侯往生而赴告魯國而發，然推而廣之，其他事件亦當如是。《春

⁷⁶唐·陸德明著，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卷 20，頁 15。

⁷⁷原句見《尚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見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 159。

⁷⁸三國吳·韋昭：《國語韋昭註》，頁 356。

⁷⁹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台灣明倫書店，1979 年，據舊題何義門批校精抄本點校排印），頁 677。

⁸⁰原句見《左傳》哀公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頁 1044）

⁸¹原句見《左傳》哀公二十年：「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頁 1048）

⁸²原句見《左傳》定公十三年：「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頁 982）

⁸³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1890。

⁸⁴原句見《禮記·曲禮下》：「君子已孤不更名」，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頁 73。

⁸⁵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614。

⁸⁶《春秋經》哀公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頁 1000）又《春秋經》哀公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頁 1006）又《春秋經》哀公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頁 1014-1015）又《春秋經》哀公十四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頁 1031）又《春秋經》哀公十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頁 1034）

⁸⁷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445-446。

秋經》既一貫書趙鞅本名，知晉之赴告即書趙鞅，故《春秋經》記其名為趙鞅。況且趙鞅易名未若上揭《左傳》宣公四年明載克黃「改命曰生」，故值得吾人重新思考趙鞅易名之事。

筆者推測志父應是趙鞅之字，其所謂易名乃以字代名，試申論如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秦姬以告公之」句，《集解》謂「公之，亦平子弟」（頁 892）；知公之為季平子之弟、季悼子之子。⁸⁸《潛夫論·志氏姓》載魯有公之氏，⁸⁹《元和姓纂》卷一：「季悼子生思伯鞅，鞅生懿伯棼，為公之氏。」⁹⁰又《通志·氏族略》第三：「公之氏，姬姓，季悼子之子鞅、字公之之後是也。」⁹¹知公之名「鞅」，「公之」乃其字。《說文》釋「鞅」為「頸韉也」，段《注》：「《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⁹²⁹³簡言之，「鞅」乃駕車馬匹頸上之革，⁹⁴御者可藉此控馬行進。《白虎通·姓名》：「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⁹⁵知古人取字必遵「名字相應」原則。⁹⁶公之名「鞅」而字「公之」，《名號》謂「魯公子或三家之後以有『公』字配字為稱，而後人即以公某為氏。」⁹⁷知「公之」之「公」與其名無涉，與名關聯者乃「之」字。「之」字之意《說文》謂「出也，象艸過中，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段《注》言「之」字「引伸之義為往」，〈釋詁〉曰：「之，往」，⁹⁸是也。⁹⁹知「之」可釋為前往。《左傳》載「之」字亦見用為動詞訓作「去」、「往」之例，¹⁰⁰如《左傳》僖公六年：「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乃之梁。」（頁 214）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頁 894）「公之」名「鞅」，以「鞅」能控制馬匹方向而字「公之」，可謂名字相應。上述說法於《左傳》可得反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癸臣子之，有寵，妻之。」《集解》：「舍，慶封子。……

⁸⁸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 173。

⁸⁹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據《湖海樓叢書》清人汪繼培箋註本點校），頁 436。

⁹⁰唐·林寶：《元和姓纂》，收入文沙懷：《四部文明·隋唐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據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冊 12，頁 532。

⁹¹宋·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據清乾隆官刊本縮印），頁 460。

⁹²原句見《釋名》卷七：「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見漢·劉熙著，任繼昉校：《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以《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為底本參校排印），頁 426。

⁹³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11。

⁹⁴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832。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280-1281。

⁹⁵漢·班固著，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據清光緒元年 [1875] 淮南書局刊本為底本點校排印），頁 411。

⁹⁶毛明遠：〈論《左傳》姓氏名號〉，《古籍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71-77。袁庭棟：《古人稱謂》（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年），頁 56。

⁹⁷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頁 173。

⁹⁸原句見《爾雅·釋詁》：「如、適、之、嫁、徂、逝，往也。」見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7。

⁹⁹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75。

¹⁰⁰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34。

子之，慶舍」(頁 654)；知「子之」乃慶舍之字。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竝曰：『舍，止也。』」¹⁰¹¹⁰²又清人俞樾(1821-1907)《春秋名字解詁補義》：「《爾雅·釋詁》：『之，往也。』往必有所舍，故名舍而字子之。」¹⁰³「舍」有「止」義而「之」有「往」義，慶舍名字屬「反義相對」類型，¹⁰⁴知作為名字使用之「之」有「去」、「往」義。以此原則推論「志父」，「父」字依《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唐人顏師古(581-645)《注》：「父讀為甫，甫者，男子之通號」；¹⁰⁵知「志父」可與名相應者非「父」而是「志」字。《說文》：「志，意也，從心、出，出亦聲。」¹⁰⁶又《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玄《注》：「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¹⁰⁷知「志」釋為心之趨向。《左傳》載「志」有釋為心意、志向者，¹⁰⁸且與駕御馬匹關涉，見《左傳》僖公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集解》釋「小駟」為「鄭所獻馬，名小駟。」(頁 230)晉大夫慶鄭諫晉惠公，戰爭應駕本國所產馬匹；因其生長於斯，不僅能服其水土，亦熟悉所受訓練而進退能如御者所欲。《會箋》：「納，猶使也，進退惟其所使。」¹⁰⁹馬匹受御者之「志」乃藉「鞅」而知，可證「鞅」、「志」意義關聯，是為「近義聯想」之類，¹¹⁰推知「志父」應係趙鞅之字。

總結所述，以為本節結束。趙鞅自《左傳》哀公二年始自稱志父，經師咸以為乃因趙鞅叛晉，爾後得以返國，自此易名志父。縱然趙鞅名號有此變化，唯《春秋經》一貫書以趙鞅而未記為趙志父。筆者推測趙鞅所謂易名實是以字代名，故晉赴告魯國仍書趙鞅，魯史乃如實錄之。趙鞅字志父屬「近義聯想」，其意類同魯卿季悼子之子名鞅字公之，「公之」之「之」有「去」、「往」義，「鞅」乃駕車馬匹頸上之革，藉「鞅」控制馬匹方向。趙鞅名字亦如此意，「志」有心意、志向之意，馬匹藉「鞅」而知御者之「志」，乃能如御者之「志」而控制方向，由是可證志父應是趙鞅之字。趙鞅所謂易名為志父，實乃以字代名而非改名。

¹⁰¹原句見《周禮·夏官·司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鄭玄《注》：「舍，止也。」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484。又《公羊傳》桓公十六年：「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解詁》：「舍，止也。」見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67。

¹⁰²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22，頁 15。

¹⁰³清·俞樾：《春秋名字解詁補義》，收入清·阮元、清·王先謙：《清經解·清經解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據石印本上海書局本《皇清經解》、蜚英館本《皇清經解續編》影印)，頁 6793。

¹⁰⁴袁庭棟：《古人稱謂》，頁 56。

¹⁰⁵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1395。

¹⁰⁶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06。

¹⁰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頁 649。

¹⁰⁸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313。

¹⁰⁹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398。

¹¹⁰袁庭棟：《古人稱謂》，頁 57。

陸、結語

本文討論《左傳》載人物名號四則，今依卷帙先後將成果說明於下。第一、魏壽餘為魏悼子：據《史記·魏世家》，魏犇之子為魏悼子，魏絳乃魏悼子之子而非魏犇之子。《左傳》載魏絳、魏顆、魏錡活動時間上距魏犇已間隔三十餘年，《正義》認為當從《魏世家》之文，其間應有魏悼子任魏氏宗主。魏悼子謚「悼」，顯然其年歲不永而早卒。魏壽餘活動時間既在魏犇與魏絳、魏顆、魏錡間，又具宗子身分以主魏邑，推知其應即魏悼子。第二、賓媚人為國佐寵異之稱：鞏之戰後晉師深入齊之腹地，國佐於齊頃公時已為卿多年，因受齊君信任而肩負致賂晉人重責。《左傳》成公二年載國佐又稱賓媚人，「賓」既有「敬」義，「賓」、「媚」又有「悅」義，則賓媚人之意為禮敬且愛悅之人。推測齊頃公對國佐寵幸有加，故別稱國佐為賓媚人以彰顯其地位。第三、沈尹射與沈尹赤為一人：檢諸《左傳》知每任沈尹僅一人，且每任活動時間約十年以上，推知《左傳》昭公五年載二位沈尹當是同一人。《會箋》已提出此見，認為沈尹射、沈尹赤應是音近而假借。「射」、「赤」上古音同屬鐸部，「射」之聲母為船母而「赤」為昌母，聲部皆屬舌上音，二字可予假借，知二者應是同一人。沈尹射之名因載昭公四年與五年《左傳》，或當以此名為正字。第四、趙鞅又名志父乃以字代名：趙鞅自《左傳》哀公二年始自稱志父，縱然趙鞅名號有此變化，唯《春秋經》一貫書以趙鞅而未記為趙志父。趙鞅所謂易名實是以字代名，故晉赴告魯國仍書趙鞅，魯史乃如實錄之。趙鞅字志父屬「近義聯想」，「志」有心意、志向之意，馬匹藉「鞅」而知御者之「志」，乃能如御者之「志」而控制方向，知志父乃趙鞅之字。趙鞅所謂易名為志父，實乃以字代名而非改名。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題周·管仲著，清·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宋刊楊忱本為底本點校排印。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據經韻樓藏版影印。

漢·劉熙著，任繼昉校：《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以《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為底本參校排印。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宏業書局，1996年，據清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為底本點校排印。

漢·班固著，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據清光緒元年（1875）淮南書局刊本為底本點校排印。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據《湖海樓叢書》清人汪繼培箋註本點校，頁436。

漢·蔡邕：《獨斷》，收入明·陳榮：《漢魏叢書》，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

三國魏·張揖輯，清·王念孫疏證，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據清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影印。

三國吳·韋昭：《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1800）讀未見書齋重雕本。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晉·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

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據明張士俊澤存堂本影印。

唐·陸德明著，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元兩朝遞修本為底本對刊清人徐乾學《通志堂經解》本影印。

唐·林寶：《元和姓纂》，收入文沙懷：《四部文明·隋唐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據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宋·陳彭年等編，林尹校訂：《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據明張士俊澤存堂本為底本校訂。

宋·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據清乾隆官刊本縮印。

清·朱彝尊著，汪嘉玲、張惠淑、張廣慶、黃智信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

清·俞樾：《春秋名字解詁補義》，收入清·阮元、清·王先謙：《清經解·清經解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據石印本上海書局本《皇清經解》、蜚英館本《皇清經解續編》影印。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據臨嘯閣刻本斷句影印。

清·顧祖禹著，賀君次、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代商丘宋氏緯蕭草堂寫本為底本排印。

清·王崇簡：《冬夜箋記》，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台灣明倫書店，1979年，據舊題何義門批校精抄本點校排印。

二、近人著作

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3 年。

毛明遠：〈論《左傳》姓氏名號〉，《古籍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71-77。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

袁庭棟：《古人稱謂》，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年。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著，李學勤審訂：《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四明章槩校刊本為底本彙校排印。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

劉光：〈楚國「沈尹」考〉，《殷都學刊》2016 年第 2 期，頁 34-38。

鄭良樹：〈《春秋事語》校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0 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9 年，頁 1-17。

顧頡剛：〈太光望年壽〉，收入氏著：《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09-211。